

《鳄鱼》六十年

余一由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译自 《<鳄鱼>六十年》(莫斯科真理出版社,
1983年俄文版) 及 1983——1984 年间的 <鳄鱼>
杂志

《鳄鱼》六十年
Eyu Liushi Nian

余一中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马池口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94,000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ISBN 7—5302—0004—6/I·5

书号: 10326·178 定价: 2.10元

苏联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代序

五十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时，我曾多次在我国的报刊杂志上看到过转自苏联《鳄鱼》杂志的漫画和讽刺文学作品。有时幽默、有时辛辣的诗、文和漫画，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从一个孩子长成了孩子的爸爸。我对《鳄鱼》杂志的了解也比以前详尽得多了。

《鳄鱼》杂志的前身是莫斯科《工人报》的星期画刊。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画刊从《工人报》中独立出来，成了今天的《鳄鱼》杂志。也就是说，《鳄鱼》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鳄鱼》杂志继承了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与涅克拉索夫主办的讽刺杂志《口哨》的传统，用诗、文、漫画等艺术形式揭露与抨击了对新生事物麻木不仁，甚至打击压制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嘲笑与讽刺了因循守旧、吹牛拍马、追逐私利的小市民习气……总之，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弊端都是《鳄鱼》批评的对象。同时，《鳄鱼》也用幽默、风趣的作品歌颂生活中美好的、积极向上的事物。

《鳄鱼》在苏联有较广泛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鳄鱼》的诗、文、画常常是苏联民众议论的话题。一九八六年，

《鳄鱼》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五百三十万份。这在总人口不到三亿的苏联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可以看出，在苏联文艺园地中，《鳄鱼》是一朵受人喜爱的奇葩。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的十余年间，讽刺与幽默作为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在我国受到了极大的歪曲和限制。近几年来，我国文艺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讽刺与幽默在文艺的百花园中又重新有了位置。北京出版社的同志决定向我国读者介绍《鳄鱼》杂志的优秀作品，无疑是值得称赞的。

收在这本书中的作品，大部分选译自苏联真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纪念文集《〈鳄鱼〉六十年》。其余一部分选自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的《鳄鱼》杂志。为了使读者对《鳄鱼》有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历史发展的概念，我们注意了选取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包括漫画作品）。

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是在做“打开窗口”的工作。为了使我国读者从《鳄鱼》这个窗口里看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多的艺术享受，我想，读这本小册子时似乎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首先，应当看到作品与苏联社会发展的联系。本书中的每一篇（幅）作品，都因创作于一定的年代，而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例如《冷水浴》讽刺了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现象；《讨厌的姓》讽刺了青少年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脱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会觉得，这一切只不过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注意到《冷水浴》发表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的年代，《讨厌的姓》发表在苏联社会五十年代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鳄鱼》干预生活的及时

性与尖锐性了。

本书中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一个随着社会及人们的审美情趣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如果说，《鳄鱼》的早期作品形式上比较简单，那么后来的作品则证明，《鳄鱼》是在沿着体裁、手法、风格的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的。例如，五十年代后期发表的作品中就不仅有小品文、讽刺诗、漫画，而且还有书信体小说、短剧、题词、箴言等等。作品中可以发现讽刺、幽默、夸张、荒诞等多种表现手法。

其次，应当看到，本书中的讽刺文学作品是整个俄苏文学的一部分，它与俄苏文学的其它部分，以及苏联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有机的联系。如果在阅读此书时，我们尽可能地调动了我们关于苏联民族文化传统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可较深刻地体会到作品的幽默感和讽刺力。例如，当我们想到《鹅升官》一文是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体裁形式，诙谐而又辛辣地抨击了某些官僚主义者任人唯亲的行径时，我们则不禁要称赞作者用心之巧妙；当我们想到，《永恒的爱》中“我与人民款通的道路不会荒芜”一句是套用了普希金的名诗“纪念碑”中的一句时，我们自然会因损人肥己的丑类自比为俄罗斯的一代诗圣而哑然失笑。

再次，在阅读本书时，联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就会感到，《鳄鱼》所讲述的正是我们经历过的，或者经常遇到的事情。例如：《运动市的传说》中所抨击的大轰大嗡、劳民伤财搞运动的蠢事；《抓住了！》中所讽刺的望风捕影地揣测上级意图工作的干部；《迫降》中所反映的不负责任地使用干部的情况……

《鳄鱼》杂志上很少有大块文章。在某些人的眼里，讽刺

小品之类是不入流的小玩意儿。然而，在本书的作者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马尔夏克、特罗耶波爾斯基、叶甫图申科等苏联著名作家和诗人。而从纪念文集《〈鳄鱼〉六十年》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苏联不同时期的第一流作家、诗人、批评家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依、左琴科、列别杰夫-库玛奇、普里什文、西蒙诺夫、米哈尔科夫、爱伦堡、施克洛夫斯基等都曾为《鳄鱼》撰稿。这不能不说是《鳄鱼》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名作家们对讽刺文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这对繁荣我们的讽刺文学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应当声明的是，《鳄鱼》杂志历来有许多国际题材的作品，为了适合我们的国情，本书中没有收入这类作品。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中国读者来说，有关苏联国内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可能意义更大一些。

谨以此书奉献给广大读者，敬请教正！

译 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莫斯科·鳄鱼收”	叶·杜勃罗文 (1)
鹅升官	拉·拉根 (6)
旧笑话	维·德拉贡斯基 (10)
迫 降	格·德罗比兹 (16)
和睦的家庭	弗·卡纳耶夫 (21)
幻想现实主义	列·卓林 (24)
证 明	维·阿尔多夫 (33)
抓住了	马·维连斯基 (40)
信奉谁?	尼·巴热诺夫 (45)
一切正常	阿·阿勃拉姆斯基 (49)
平凡的故事	斯文(伊·克列姆辽夫) (52)
十分严厉地	维·马利雅诺夫斯基 (55)
第二次出嫁	米·安德拉沙 (58)
葡萄游记	塔·沙巴绍娃 (61)
天才的诗人、白纸、空车皮和轮船	
.....阿·别尔季切夫斯基 阿·克里莫夫	(67)
编辑部来信	伊·列文 (72)
费拉庞托夫方法	斯·科米萨连柯 (74)
开 会	米·科洛索夫 (76)
童话两则	费·克里文 (77)

谢辽沙是怎样找钱的？	· 费·马基夫丘克	(79)
部	· 潘·罗曼诺夫	(81)
讨厌的姓	· 加·特罗耶波尔斯基	(85)
一切按新办法	· 米·卡佐夫斯基	(97)
傲慢	· 亚·涅维罗夫	(102)
冷水浴	· 维·希什科夫	(107)
在戒烟所里	· 勃·萨姆索诺夫	(111)
运动市的传说	· 弗·迪霍维奇内依 · 姆·斯洛博茨科依	(114)
您的熟人的画像	· 阿尔戈	(119)
帕霍姆的铅笔	· 伊·卓洛塔列夫斯基	(121)
机关里的怪事	· 米·拉斯卡托夫	(123)
腰带问题	· 谢·米哈尔科夫	(127)
辕杆的故事	· 亚·尼古拉耶夫	(129)
不准钉钉子	· 萨·马尔夏克	(131)
谨慎的批评家	· 尤·勃拉果夫	(133)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 弗·波别多诺斯采夫	(134)
不用贿赂	· 维·日林斯凯杰	(138)
考 生	· 弗·潘科夫	(142)
老的新朋友	· 阿·霍达诺夫	(145)
童年的朋友	· 亚·列蔑卓夫	(151)
自己人	· 基·尼施尼亚尼泽	(156)
集体的力量	· 阿·季托夫	(157)
四种速度	· 尼·费玖尔科	(159)
绿草地上的白蝴蝶	· 伊·切尔维亚科夫	(160)
巴什雷科夫工程师和他的另外一半	· 阿·果鲁勃	(166)

皮敏、谢尔盖和阿里斯塔赫·····	阿·莫拉列维奇	(171)
近于平凡的故事·····	伊·列文	(176)
大角野山羊·····	伊·沙图诺夫斯基	(179)
无罪的小偷·····	谢·列甫津	(185)
库康诺夫卡的唯美主义者·····	叶·楚古利耶娃	(186)
共同的语言·····	尤·卓洛塔辽夫	(192)
不可代替的人·····	德·叶甫多吉莫夫	(196)
大能人奥塞特罗夫的秘密·····	弗·斯维里多夫	(200)
出于经济的考虑·····	德·伊万诺夫	
	弗·特里丰诺夫	(204)
发薪之后·····	尼·鲍里斯洛夫斯基	(208)
小穆罕默德·····	勒·米特尼茨基	(212)
阿格拉娅·····	图尔兄弟	(215)
持枪讲理·····	叶·玛特维耶夫	(220)
外国人·····	尼·卡尔波夫	(225)
派 头·····	德·别里亚耶夫	(228)
收藏家·····	尤·马尔蒂诺夫	(233)
金子般的人·····	康·费恩	(235)
笑一笑吧，同志们！·····	尼·莫纳霍夫	(241)
经理包厢·····	鲍·科瓦尔(尤金)	(245)
小寓言·····	谢·斯米尔诺夫	(252)
为您效劳·····	亚·科瓦连科夫	(255)
妥协厮·妥协索维奇·····	叶·叶甫图申科	(257)
为什么？·····	亚·扎洛夫	(259)
克利姆和空气·····	尼·恩捷里斯	(260)
蟑螂国·····	阿·维赫辽夫	(264)

平 头.....	叶·杜勃罗文 (269)
爸爸的戏法.....	绍·契卡杜阿 (276)
真是没完没了!	伊·沙费朗 (280)
母亲的教导.....	法珠·阿利耶娃 (282)

叶·杜勃罗文

“莫斯科 鳄鱼收”

1. 永葆青春

六十年……是长还是短？

“长。”有人回答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成了过去……以后就是血管梗塞，中风或更糟糕的事……”(尽管到了这种地步，孰好孰劣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短。”另外一个人一面回答，一面炫耀着钢铁般的肌肉和保护得很结实的牙齿。

好吧，咱们就顺便谈谈牙齿吧。如果您想欣赏结实的牙齿，那就到我们编辑部来看看吧。在磨光的小桌上，卧着一条正在准备进攻的、近两米长的鳄鱼。

这是我们的象征，是我们百万读者大军的象征。同时，它又是饕餮的象征。每天人们都要给他送来……不，既不是面包，也不是肉。我们的鳄鱼吃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食物。

2. 鳄鱼的食物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我路过一座大楼的门口。正巧，一辆卡车也在这大门口停了下来。一个强壮的装卸工把一些装着沉重物品的袋子扔在柏油地面上。那可

都是些大袋子。我已经要走过去了，突然，听见了一声大喊：

“这是给鳄鱼的！”

一些人从大门里跑出来，匆忙地抓起袋子，把它们扛到楼里去了。

我愣住了。这些袋子是给鳄鱼的？里面装着些什么？是饲料吗？为什么这么多，整整一卡车？还有，莫斯科怎么会有鳄鱼呢？

卡车开走了，袋子也搬完了。我决定问问看门人。

“伯伯，这儿有鳄鱼吗？”

“有。”看门人回答。

“刚才……是给它送食物吗？”

“是给它。”

“它吃些什么呀？”

“信。”

“信？！什么信？”

“人们写的信呗。”

我目瞪口呆地站着。人在八岁时会遇到许多谜的，但是这一次可真是令人震惊。看门人看着我的可怜样说：“鳄鱼是一种杂志。听说过吗？都是人们给杂志写的信……”

我当然听说过《鳄鱼》杂志！不仅听说过，而且，有一次，当我认为老师给我错打了一个坏分数时，我自己就给编辑部写过信。编辑部对那封信并没有置之不理。我和老师被叫到校长那儿。我又把老师的问题回答了一遍。结果，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我得了一个好分数。当然，老实说，我曾经白天黑夜地背过这个题目。

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现在，当我早晨到《鳄鱼》的办公室上班时，我总是看见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密封的袋子——袋子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往大门里搬，而且总是听见有人喊：

“这是给鳄鱼的！”

3. 生活方式

有一次，人家把我推进了商店收款处前的长队里。我躲闪着，无意地撞了站在后面的人。那人猝不及防，一瓶牛奶从他的手中掉了下来。奶瓶碰到地板，打得粉碎。排队的人们都骚动起来。

“这是个流氓，”一个人用手指指着我说，“我亲眼看见，他是故意撞的。”

“而且，他还是个醉鬼呢！”另一个人添了一句。

“我不止一次看见他干这种事。”第三个人说。

第四个人最暴躁了，他喊了起来：“把他送到警察局去！让他知道知道耍流氓的下场！”

排队的人们把我团团围住。起初，我还想要辩解，但是，很快，我就明白了，这是徒劳无益的。四个人证明我是流氓，还有一个打破了的奶瓶做物证，这些都是无法辩驳的。

“不要把他往警察局送！”那位看见我故意撞买牛奶的顾客的人说，“在那儿，罚点儿钱，他就没事了。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他！”

“怎么教育呢？”排队的人们问。

“给《鳄鱼》写封信！把他的相片给《鳄鱼》寄去！谁有照相机？”

“对！”人们高兴起来，“让全国的人都耻笑他。”

这一下，我可真害怕了。民警有什么关系？当然，弄到警察局去也不是愉快的事，但最后也不过是挨一顿训，或者罚一点款吧。可是现在，全国的人都要笑我了！我一想到我的模样要赫然登在杂志上，两条腿就自动地从商店里跑了出去。

我靠着两条腿总算躲过了《鳄鱼》。但是，应当说，并不是所有破坏公德的人都能逃得这样顺利。

人们常常问我们，《鳄鱼》可以批评谁？不可以批评谁？这没有什么条例规定。编辑部异常细致地对待一切来信，特别是那些写得比较客观，并包含着建设性意见的来信。所以常常会有一个城市，因为一封读者来信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的信就成了一篇小品文的基础，政府里还会讨论这篇小品文，并针对这篇小品文通过一项决议。

所以，《鳄鱼》的生活方式是咄咄逼人的。

4. 现在它在哪儿工作？

第一代的《鳄鱼》杂志工作人员的传统，是站在为新事物斗争的前沿。年轻一代继承了这一传统。《鳄鱼》支援过乌拉尔的“马格尼特卡”^①的建设。（编辑部里至今还屹立着鳄鱼塑像，那是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的第一炉钢浇铸的。）

《鳄鱼》参加过集体化运动，曾经在卫国战争的前线打过仗，而且都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有一次，在列宁格勒前线，《鳄鱼》的画家们画了一些讽刺希特勒的巨幅漫画，并把它们

^① “马格尼特卡”——即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建于1929—1934年。

放在德寇前沿阵地的前面。漫画画得非常“生动”，竟使德寇按捺不住，发起了冲锋，结果，跑到了我们事先为此准备好的机枪火力之下。

现在，《鳄鱼》的利齿仍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它和读者们一起为和平，为全面裁军，为提高商品质量，为完成农业纲领而斗争；它还同官僚主义，同麻木，同伪善，同盗窃社会主义财富的现象做斗争；它站在受到不义凌辱的人们一边，提出国家的重要问题。

《鳄鱼》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和某些自治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小兄弟。我们合在一起，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能在新社会的建设中给党和人民以巨大的帮助。

杂志还积极地、始终不渝地培养接班人。编辑部附设的文学专修班、青年漫画家画室已经开办了多年。年轻的文学家和记者们在向有经验的大师们学习讽刺作家的诀窍，培养自己的战士的品质。这些品质正是每一个《鳄鱼》杂志工作人员所必备的。

人们可能会得出印象，以为《鳄鱼》是一种严肃的，“抨击性的”杂志，大家都害怕它。实际上，人们都爱《鳄鱼》，其中也包括喜爱它的微笑。《鳄鱼》中刊载许多幽默的画、短篇小说、趣闻、箴言。杂志还欣然腾出篇幅，用来刊登国外的优秀幽默作品，积极地参加国外的展览、竞赛。它自己也组织展览和竞赛。

……六十年……是长，还是短呢？对于《鳄鱼》，可以大胆地说：不长，也不短，因为它可以说是“永葆青春”的。

拉·拉根

鹅 升 官

〔童 话〕

从前，在某个区中心住着一只神气十足的家禽，好象是一只鹅吧。后来，要把这只鹅调到另一个区里去。鹅拿到了有关材料，领了旅费，包扎好了东西。他给自己选了一辆极好的轿车，套上十二只野兔，就启程了。他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着大自然，嗅着鲜花。

迎面遇到了公鸡，这是鹅的亲密的同事。

“你好呀，鹅！”

“你好，小公鸡！”

“鹅呀，你到哪儿去呀？”

“到快乐城去，小公鸡。”

“把我带上吧，鹅！”

“你对我有什么用呢，小公鸡？”

“什么有什么用？我将为你起草报告，准备发言提纲，搜集引文。”

“好的，坐上来吧，公鸡！”

公鸡坐上大车，他们一同往前走。鹅唱着歌，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着大自然，嗅着鲜花。公鸡在那儿准备快乐城劳动人民就鹅光荣上任通过的欢迎决议。正巧，迎面走来了

兔子。

“你好呀，鹅！”

“你好，小兔子！”

“鹅呀，你到哪儿去？”

“到快乐城去，小兔子。”

“把我带上吧，鹅！”

“你对我有什么用呢，小兔子？”

“这是什么话？！我将常到你那儿去做客，也请你到我家来做客，我们一起玩‘朴烈费兰斯’，打‘杜拉克’^①。”

“好的，坐上来吧！”

兔子坐上大车，他们一同往前走。鹅唱着歌，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着大自然，嗅着鲜花。公鸡在那儿准备快乐城劳动人民就鹅光荣上任通过的欢迎决议。兔子在琢磨着到快乐城后，他将用什么样的果酱招待鹅，在玩“朴烈费兰斯”和“杜拉克”时，他应该怎样更自然、更体面地输给鹅。正巧，在路旁的林中空地上，有一只笨头笨脑的熊睡在那儿晒太阳。他曾在鹅手下管理过公共事务。

“你好呀，鹅！”

“你好，小熊！”

“鹅呀，你到哪儿去？”

“到快乐城去，小熊。”

“鹅呀，把我带上吧！”

“你对我有什么用呢，小熊？”

“有用的，鹅。嗨，可有用咯！你走了，我可不能再在

① 朴烈费兰斯和杜拉克是两种纸牌游戏。